

撥開歷史的灰燼

北京記遊

／楊東川

北京是一座莊嚴雄偉的古都，「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宸垣識略）。在春秋戰國就已盛傳「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以後一千多年的歷史裡，「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畢」，契丹遊牧民族在此建立了自己的首都，但一直到蒙古族的忽必略汗才據此造了美倫美奐的宮殿和廟宇，謂之「大都」，此時的蒙古帝國的版圖已是東起中國海，西達波斯灣和多瑙河。

現在雖然已不再作興標榜「中國情」，但是有機會來體會長城的雄偉壯觀，故宮的金碧輝煌，天壇的神氣肅穆，頤和園的湖光山色……一直是我夢寐以求的事。

天安門的巡禮

儘管最近兩岸關係因為軍事演習之故有點緊張，但人民間的互動還是熙來攘往，就以我這次蜻蜓點水式的來訪，首先也是透過

此間青年會的婁先生代訂房間在新僑飯店，恰是位於天安門廣場的旁邊，早晚都可以摸到這首都的心臟之跳動，更不用談到她的滄桑歷史了。在旅館過了一宿，抵著春寒料峭的早晨，回顧著蒼涼的過去，令人更加珍惜今天每一縷明媚的春光！一四〇七年，明朝在這裡建造了一個宮門，當時叫「承天門」。幾百年來，北京數度陷落，使天安門敞而復興，興而復敝。清朝順治八年重新擴建，把「承天門」改稱為「天安門」，就是明清兩代皇宮——紫禁城南面的正門。五百九十年的綿延歲月，無情時光，天安門飽經滄桑，英法聯軍、八國聯軍、日本鐵蹄，還有最近一次的風雨激盪……。

崇文門的亞斯理堂

亞斯理堂的設立已有一百年的歷史，顧名思義，與美以美會的老祖宗衛斯理約翰大有關係。衛理宗的從人到北京不能不來此報

到一下。此堂不僅歷史悠久，而且面積廣大，正堂可容納千人，副堂五百人，目前已有閉路電視，為旅菲華僑章肇楊兄所奉獻。文革時期已開放為「四人幫時代」的「宗教櫥窗」。如今更是「座上客常滿」，來訪的高朋不乏世界名流，包括葛培理牧師、布希總統、英國兩任的坎特伯里大主教。我這次辱蒙厚邀登台講道：「時間的遺產」，實在拜了去年訪問南京聖保羅堂之賜，「兩會」的同工謬讚有加，此次特別請高英牧師「禮讓」，使我蒙此殊榮，幸何如之！會後會眾蜂擁而至，紛紛拿聖經要求簽名及代禱，忙碌一番之後，頗感「受寵若驚」。更高興的是，在此邂逅了休斯頓來的李君，「他鄉遇故知」，倍覺欣喜。

紫禁城的黃昏

幾年前拜讀過「末代皇帝」溥儀的英國老師莊士敦的記錄作品，頗思到此一遊，如今百聞不如一見。首先入目的是午門，原來這就是將犯人推出斬首示眾之處，怪不得感到一陣陰森森的寒意。從午門至神武門，那殿閣樓宇，雕闌畫棟，盤盤困困千門萬戶，彷彿是一位丹青妙手，傾金潑彩，一氣呵成！據說從永定門，經紫禁城的午門、太和門、乾清門、神武門，至安定門和德勝門之間是北京城裡一條長達八公里的子午線，而太和殿裡皇帝的御座，就恰好落在這條子午線的中點上。如此一來，大小九十多個院落、

九千餘間房屋，組織在七十二萬平方公尺的城池之內。試想，這數以千計的殿閣、樓台、廟宇、廣場……，組織如此嚴密、對稱，而又參差錯綜，千變萬化中不失富麗堂皇。設若沒有一種居高臨下，吐納萬象的氣魄和智巧，又將何以臻此？阿房宮賦中：「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的描寫，豈不正是紫禁城的真實寫照？

故宮的珍藏藝術品究竟有多少？答案是更饒難數。台灣擁有廿四萬餘件代表性的國寶，但此間經過火災、盜賣、遷運以後，所見已非完璧。即便如此，今日所見到的，無論在數量或質量上，仍是十分可觀。總的來說，此處宮殿嵯峨的建築物本身所深具的藝術價值，大過任何陳列品，只是那些歷代帝王的威嚴，早已風消雲散，化作歷史的灰燼了，包括在景（煤）山自縊的崇禎皇帝，及在天安門拍照的溥儀，語重心長的一番話。

蓬萊仙境的夏宮——頤和園

紫禁城裡的皇帝不能盡享「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大自然美景，故此必須別闢蹊徑，另圖發展。頤和園始建於乾隆十五年，曾經英法聯軍焚燬，光緒十七年重修，共費七十八萬五千六百兩銀元。

買票之後，首先進入佛香閣，這是全園風景的焦點，然後瀏覽了仁壽殿、玉瀾堂、宜藝館、樂壽堂等，下一步自然是折往長廊。此廊東起邀月門，西止石文亭，計二百七

十三間，全長七百二十八公尺，在這裡漫步可以細賞梁枋上的幅幅彩畫。有江南風景、花卉翎毛，更有取材自古典名著的人物故事。我一面走一面仰望畫面，看圖識字，與友人比賽認出成語或掌故，信步走來，雖然腰酸腳痛，但為能一語道破彩畫的「玄機」，也滿有成就感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後山的「寶塔映日」，不下於杭州的「雷峰夕照」，在後湖長橋兩側，還有模倣蘇州夾水而建的「買賣街」，經英法聯軍焚掠，幾乎盡成廢墟，連慈禧重修頤和園時，也未能恢復，近日由清華大學師生按著舊圖模倣重建，大致恢復舊觀，遊客徜徉其間，可以體會當年諸大臣當爐賣酒，大發利市，以博慈禧的彩船一掣的光景。我們逐家挨戶地叩門而入，只看不買，成了名符其實的「櫥窗買貨」。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家店推出的「元宵燈謎」琳瑯滿目，讓顧客作頭腦體操，考驗他們的智慧。記得其中一個謎題是：「黛玉大喜」，打京劇名一。我猜是「玉釵緣」，因為林妹妹只是一廂情願，真正洞房花燭的反應是寶玉和寶釵，所以才使黛玉香消玉殞，魂歸離恨天。說到京劇，園中尚留有慈禧七十大壽觀劇的戲台，可以想見當年絲竹管弦、粉飾太平之盛況。

萬壽山的昆明湖一望無際，漫長的西堤造成湖外有湖、景中有景之緻；長橋臥波，水邊宮闕錯落，秀麗空明。冬天的西堤，殘雪猶存，望之，像一條銀帶，逶迤於灰褐色的樹林間。記得前人有一首「西湖斷橋殘雪

」詩曰：「湖旁積雪景堪描，點綴春寒屬斷橋。絕似錢塘蘇小小，殘妝剩粉不曾消」。西堤殘雪也是景堪描的，只是在一層薄冰之下，令人難覺「人間詞人」王國維的冤魂，此風此景，又是情何以堪呢？

中國的凡爾宮——圓明園

北京在天子腳下，自有多處的天子行宮，紫禁城不用說是「天子老巢」，頤和園是水木清華的夏宮，而圓明園則是舉世聞名的「萬園之園」遺址。此處園亦之勝不乏中西合璧的佳構，最有名的就是那座「西洋樓」，西教士郎世寧（義大利）和蔣友仁（法）曾參與其中的建設工程，故充滿歐洲文藝復興後期的風格，那些噴泉和池塘就是力證。

不料，一八六四年十月，洋人一炬，可憐焦土，把大清帝國的元氣也給燒光了，更遑論其中的物質文明。翌年，法國大文豪雨果寫道：「兩個強盜闖進圓明園，搶東西、放火……把我們各大教堂的寶藏集攏在一起也抵不上東方這所龐大的輝煌的博物館……」。他們一個是英國，一個是法國。回想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暴民圍攻凡爾賽宮，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但卻未把皇宮付之一炬，如今還開放讓人參觀，相形之下，法國人自是幸運多了！

江山王氣空千劫，桃李春風百卅年。圓明園由盛而衰，一百三十年過去了。今日這一片焦土只能稱為「遺址園林」了。但是這些殘垣、斷壁、池塘、樹木等仍舊蓬

人說話，成爲帝國主義滔天罪行的歷史見證人。

尾聲

此次北京之行真是來去匆匆，長城、天壇、十三陵、盧溝橋、燕園（北大）、楊家

將的六郎莊、文天祥祠和利瑪竇墓都無緣一顧，只有留待來日了。好在此次拜訪了崇文門堂，領教了故宮名園，在天安門廣場拍照，看了崑曲「牡丹亭」和京劇「劉美案」，重逢了老朋友，也吃了北京烤鴨，頗合左宗棠所說：「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

，神交故友」的心志。四日遊雖然僅能走馬看花，也算慰情聊勝於無了。江山不改，綠水長流，燕京風物，後會有期。

一九九六年春節於台中



白晝驚魂



／林向陽

這輩子，好像與盜賊結有不解之緣：十二年前當我們住在加拿大滿地可時，屋子遭賊光顧洗劫一空；想不到，上星期五竟然又歷史重演，而且一次比一次驚險可怕，若不是神的保守和看顧，自己不曉得會遭遇怎麼大的傷害和驚嚇。

事情是這樣的：這幾個星期華府大雪，氣溫奇冷，我們停在屋子前的車子被冰雪擋住了，開不出來。剛好這幾天氣溫比較暖和，尤其是上星期五，陽光普照。在中午十二時左右，我看看外面燦爛的陽光和擋在車子前後堆積如小雪山的冰雪，決心要出去剷雪，把車子挖出來。就放下寫了一半的稿件，穿上大衣，套上雪鞋，拿了大鐵鏟子就走出

門外。一走出大門，才想起忘記戴手套，只好轉身走進屋子，把大門輕輕帶上，就想向樓上走去。那時，心中有個聲音輕輕的說：

「先把大門鎖好再上樓。要不然，若有人潛入屋子裏你也不會知道，多危險！」

對呀，有道理！我認真的想了一下，真的把門鎖好才去拿手套。當我再次走出大門時，又是習慣性的大門拉上，拿起鐵鏟子就走。

「把大門鎖好再走！爲甚麼你不鎖大門？」不曉得爲甚麼，心中又響起那個小聲音。

「不必要吧！我就在屋子前面剷雪，整條街道都是靜悄悄的，任何陌生人或車子經

過我都會一目了然，怕甚麼？」我自言自語的說，摸摸放在口袋裡的鑰匙，來到雪堆前，專心迅速的剷起雪來。

剷了好一會兒，忽然聽見大門「呯！」的響了一下。奇怪呀！郵差已經送過信了，聲音何來呢？我抬起頭來看了大門一眼，但視線卻被屋前的大松樹擋住了，我竟然一反以往特濃的好奇心，沒有跑過去查根究底，低下頭來繼續剷雪。過了一會，看看那屹然不動，祇被我剷下一小堆的小雪山，才決定鳴鼓收兵回家。

當我走上樓上的廚房時，卻駭然看見原來放著稿件的桌上放著一條我家平日用來鬆土，除野草用的，約有十吋長尖銳的小鐵棒。

「嘉嘉，是你放學回來了嗎？」

我揚聲叫了一下，但現在才是下午一時多，嘉嘉還在學校呢！我下意識的轉過頭來，看離廚房不遠，通往後院的玻璃門，那扇門竟然是半開著的！我猛然醒悟過來了：有人潛進屋子裏來了！那人大概還躲在房間裏！我盯著臥房的門，一時之間，緊張得連氣